

圓月毀武林

柳殘陽著



7.4

6:1

负爱毁武林

香港 柳残阳著

上 集

负 爱 毁 武 林

•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数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5.25 字数350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039—0217—5/I·139

(上、下册) 定价4.65元

春雪初晴，披着银色外衣的劳山诸峰，在白雪缥
若隐若现，景色之美，简直不可方物。

“劳山第一壁”的附近诸山形如列几，故名仙墩，
就是仙墩诸山之一。

这天辰初时分，山腰云雾之中忽然冒出两条人影，他们
以风驰电掣的速度，一前一后向岭巅疾驰。

首先到达的是一名内着轻裘，外套蓝衫的少年，跟踪而
上的是一名紫衣少女，这两人年岁不大，似乎全都未
满二十，但轻功之高，倒是颇为少见。

紫衣少女忽然樱唇一蹙道：“五哥就会欺负人，我不依！”
蓝衫少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别小家子气，我的轻功只不
过比你高上一等，但追风神芒却比你差得远，怎么，要样
样都下去你才满足？”

他不再说什么，身形一拧，迳向一棵老松缓步

十步，突然惊呼一声，道：“快来，五哥，

二堡主郭铁鹰身材较胖，脸上时常挂着笑容，是一个乐天派的人物。

这双老兄弟的年龄都在六旬上下，早年娶妻生子，现在已是儿女成群了。

适才在云岭救人的蓝衫少年郭子羽，是堡主的第三个儿子，但在堂兄弟之中则排行第五，所以紫衣少女叫他五哥。

紫衣少女是堡主郭铁鹰唯一的女儿郭子琴，她是兄弟姊妹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
郭子羽将病重的姑娘带进二厅，回头对郭子琴道：“小妹，快去请二叔来。”

郭子琴道：“好的。”

此时郭家小一辈的，闻风而来的不少，大家正在问长问短，议论纷纷之际，郭铁鹰老兄弟已联袂跨进二厅。

郭子羽趋前两步道：“爹，二叔，孩儿救回来一位姑娘……”

郭铁鹰道：“人呢？”

郭子羽指着门边一张躺椅，道：“爹，你瞧。”

郭铁鹰顺着郭子羽所指之处举目一瞧，这位沉稳如山的堡主如触蛇蝎，竟然面色骤变，一双修长的手指，也引起了轻微颤抖。

莫非这位身染重病的姑娘会是一个怪物？

不，她只是病重僵卧，绝对不是怪物。

而且她容貌秀美，丰姿若仙，就算是活蹦乱跳的常人，也不会比她更为好看。

她的装扮也正常得很，只是雪白的衣衫上沾染着几块污泥。

这些自然不是引起郭堡主震惊的原因，唯一诧异之处，是她那件白衣的右胸之上，绣有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色的蝎子。

这也许只是一种装饰，而且它并不是当真的蝎子，就算它是真的吧！以郭堡主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，绝对不会对一只蝎子如此畏惧。

那么郭堡主究竟为了甚么？

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，却没有人敢于提出询问，因为郭堡主治家极严，纵然是他的二弟也不敢对他稍有违失。

因此，这座二厅之上，虽然聚集着十名老少，但却鸦雀无声，而且气氛显得那么严肃。

良久，堡主郭铁鹰身形一转，举步踏出厅门，同时以冷如严霜的语气道：“羽儿，到书房里来。”

书房就在二厅的西厢，郭子羽进去之后，双手一垂，道：“爹，是不是孩儿不该救她呢？”

郭堡主略作沉吟道：“你在那儿瞧到她的。”

郭子羽道：“在云岭峰顶的一棵老松之下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当时她就僵卧在那儿？”

郭子羽道：“是的，当时孩儿与小妹以为她是一具尸体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除了她还有没有别的？”

郭子羽道：“没有。”

郭堡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怎知没有？附近都找过了？”

郭子羽面色一红，道：“这倒没有，现在要不要再去瞧瞧？”

郭堡主道：“多带几个人去仔细查查，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。”

郭子羽道：“是，爹！”

待郭子羽离去之后，郭堡主忽然眉峰一蹙，跟着绕室踱踉起来，似乎那位僵卧云岭的白衣姑娘，为他带来极大的恐惧。

郭氏子弟虽是人人习武，但他们从不涉足江湖，更严禁在外人之前显露武功，因而江湖黑白两道，没有人知道这么一个门派。

莫非他害怕白衣姑娘会揭穿他们的底细？

其实这也没有甚么要紧，铁鹰堡既是不入江湖，自然没有任何仇家，一个与人无争的家族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

这是常理，但天下之事每每有些超越常理之外，如若郭堡主别有隐衷，这就不是一般常理所能含盖的了。

正当他焦思苦虑之际，一声呼唤忽然传了过来。

“大哥……”

“是二弟吗？请进。”

“是我，大哥。”

“那位姑娘怎样了？”

“她身负严重的内伤，经小弟急救，伤势已经稳住了，但身体过于虚弱，一时半刻只怕还不会苏醒。”

“她能够说话的时候，马上通知我。”

“是，大哥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小弟就此告退。”

“好，你去吧？”

听到郭铁鹏的报告，郭铁鹰再度陷入沉思之中，江湖上一言不合，拔刀相斗是常事，白衣姑娘被人打伤，算不得怎

样出奇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她为什么会僵卧于云岭之上？

是慌不择路？还是意有所图？

如是逃避敌人，因而慌不择路，事态还不致太过严重，如若她是来寻求保护的，那么铁鹰堡不只是隐秘已经外泄，江湖恩怨只怕也要接踵而来。

想到这些，他不禁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这位一向处变不惊的堡主，也有手脚失措的感觉。

此时一阵脚步之声及门而止，随即响起郭子羽的声音道：“爹，孩儿回来了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郭子羽进来了，郭堡主以冷电似的目光向他瞥了一眼，道：“没有任何发现？”

郭子羽道：“只有一串足迹……”

郭堡主道：“是一个人的？”

郭子羽道：“是那位姑娘的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由那儿来的？”

郭子羽道：“东边，昨晚春雪虽已停止，但山风颇为强劲，如非脚印颇深，这点痕迹只怕也瞧不出来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叫二叔来，你去歇着吧！”

郭子羽道：“是，孩儿告退。”

片刻之后郭铁鹏来到书房，举拳一抱，道：“大哥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二弟，请坐。”

郭铁鹏落座之后，接着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有点弄不明白……”

郭堡主没说什么，只是嗯了一声。

郭铁鹏道：“自从羽儿带回那位姑娘，就像咱们铁鹰堡忽然大祸临头一般，这究竟为了什么？”

郭堡主道：“二弟可知道金蝎门？”

郭铁鹏道：“小弟孤陋寡闻，从不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个门派。”

郭堡主长长一吁道：“金蝎所至，鸡犬不留，看来郭氏一门要面临一场空前的浩劫了！”

郭铁鹏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就是那位姑娘？”

郭堡主似乎不愿深谈金蝎门，忽然语气一转，道：“今后无论何时何地，如果不是必要不得再提金蝎门。”

郭铁鹏道：“是，大哥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自即日起，本堡要全面戒备，不能有半点疏忽。”

郭铁鹏道：“是……”

郭堡主道：“派人好好看守那位姑娘，只要她能够讲话，马上就通知我。”

郭铁鹏道：“是，大哥还有没有别的吩咐？”

郭堡主道：“没有了，你去吧！”

□

□

□

铁鹰堡隐居深山，不入江湖，过的是无忧无虑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

但这安乐宁静的生活，却忽然蒙上一道暗影，这自然是那位白衣姑娘带来的，她像一股飓风，为铁鹰堡带来无比的震撼。

这些，白衣姑娘毫无所知，因为她迄今还未苏醒过来。

翌日凌晨她终于醒来了，此时陪伴她的郭子珍是郭铁

鹏的长女，她在兄弟姊妹中她排行第六。

白衣姑娘的苏醒使她大为高兴，立即招呼守在门外的郭子孚，道：“快来，二哥，她醒来了。”

郭子孚夺门而进，果见白衣姑娘缓缓睁开双目，睫毛同时轻轻眨动了两下，咀角牵起了一丝笑容。

“是两位救了我吗？”

“不，是我的五弟。”答话的是郭子孚。

“请问……这儿是……”

“这儿是铁鹰堡，姑娘只怕饿了吧，六妹，参汤呢？快喂给这位姑娘喝一点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饿。”

“参汤是补元气的，姑娘病后虚弱，最好勉强喝一点。”

郭子珍由炉上取来参汤，道：“这里有我照应，二哥去禀告爹吧！”

郭子孚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

不久之后，郭堡主老兄弟俩联袂而来，郭铁鹏道：“姑娘，咱们想跟你聊聊，你说话不碍事吧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不碍事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能够告诉我你的姓名吗？姑娘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我叫费玲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姑娘来自云南？”

白衣姑娘费玲道：“是的，咱们住在景东县以西的无量山，噫，你怎么知道我来自云南？”

郭堡主表情沉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没什么，老夫只是猜想罢了。”

语音一顿，接着：“贵门前来中原，不只你一个人吧！
还有什么人？”

费玲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郭堡主面色一变，双目杀光隐现，形象显得吓人已极。

郭铁鹏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并无恶意，否则咱们就不会救你了。”

费玲叹口气道：“多谢你们救了我，以后我会报答你们的，不过本门的戒规十分严峻，我实在不敢说。”

郭堡主缓缓吸进一口长气，将激动的心情稳定下来，说道：“好，咱们不必强人所难，说说姑娘走了一些什么地方，可以吗？”

费玲道：“咱们走的地方太多了，一时也说它不尽，大概南七省几乎走遍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所以你们又到北方来了？”

费玲道：“是的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你们是在找人？”

费玲道：“这个嘛，我也不大明瞭，反正咱们都听娘的吩咐，她往那儿走，咱们就跟到那儿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姑娘的娘是什么人？”

费玲道：“自然是女人了，这还用问？”

郭堡主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不过，我是问你娘的名字。”

费玲道：“我娘的名字，不知道，咳，你这人是怎么搞的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有关本门之事，我不敢说。”

这位姑娘约莫十六、七岁，还是一派天真烂漫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模样。

不过她虽然不知道郭铁鹰是堡主，在铁鹰堡具有无比的

权威，最起码她应该瞧得出对方的年龄，至少也该尊称对方一声前辈。

可是她根本不理睬这些，好像她天生就该你呀我呀，这么称呼似的。

郭堡主声威显赫，雄霸一方，在铁鹰堡他固然尊荣无比，纵使置之江湖，也没有人敢对他稍存不敬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他对费玲那轻漫的神态，竟然视若无睹，好像她原本就该这样。

他在沉吟半晌之后，再度询问道：“好好，算是老夫错了，那么是谁打伤你的，总该可以告诉我吧？”

费玲道：“这个嘛，让我想想看。”

她要想，没有人打扰她，但郭铁鹏却忍不住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为什么……”

他是对郭堡主的这般容忍无法理解，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的解说。

但郭堡主却不让他说下去，迳自摆摆手，道：“不要说了，二弟，咱们听费玲姑娘的。”

只见费玲樱唇微张，吐出了一串令人失望的言语。

“我要睡觉了，你们……出去吧！”

她当真是睡觉了，语言一落，便已沉沉的睡了过去。

郭铁鹏叹口气道：“她内伤尚未痊愈，禁不起长时的劳累，看来只好待以后再说了。”

郭堡主略作思忖，道：“二弟，传我的话，费姑娘来到本堡之事，对外不得有半点泄漏，否则将以严厉的堡规处置！”

郭铁鹏道：“是，大哥。”

郭堡主道：“派子丹、子孚、子铨，带人到鳌山卫、即墨、城阳、沧口、四方及沙子口一带瞧瞧，如果瞧到可疑的人物，尤其是女人，将他们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后，立刻回报。”

郭铁鹏道：“是，小弟告退。”

费玲姑娘是迷一般的人物，她为铁鹰堡带来一股沉重的压力，但铁鹰堡却对她有如上宾，百般照顾。

经过三十多天的调养，她的内伤已经好了十之七八，铁鹰堡虽然没有由她的口中得到什么，但四境平静，也没有任何一点事故发生，如果她会带来灾难，这项灾难应该已经过去了。

令人奇怪的是她竟然不想离开铁鹰堡，把这儿当做了她的家。

本来么，一个孤零零的少女，茫茫人海，那儿是安身立命之地？有人肯收留她，她自然不想走了。

其实郭堡主也不希望她走，铁鹰堡是一片干净土地，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，以免卷入江湖恩怨。

现在费玲已经全部康复，由于养尊处优，出落得较病前更为丰满。

她原是一个美人胚子，此时容光焕发，显得娇艳欲滴。

最令人动心的是她的神情，无论是她的一举一动，或是一颦一笑，都会散发出一股惊心动魄的媚态，只要是男人，纵使年登耄耋，只怕也会晚节难保。

郭家的五兄弟都是正当少壮之年，除了老大郭子丹已经

成家，老五郭子羽不喜女色之外，其余的三个兄弟子孚、子铉、子屏，几乎整天都在费玲的身边打转。

这位费姑娘似乎十分鄙视男人，她将男人当做奴仆，呼喝叱骂，颐指气使，稍不如意，还会来一记粉拳。

叫人想不透的是郭家三兄弟，他们不只是逆来顺受，而且还乐此不疲，他们经常为了寻找一块奇石，一株山花，不惜翻山越岭，冒险犯难，只是为了博得美人儿的一笑。

这天薄暮时分，归鸦绕树，远山含烟，青青山谷之中，不少奇花异卉，在晚霞映射之下，实在美不胜收。

谷中有一个水潭，潭水不深，且清澈见底，是铁鹰堡饮食所用的水源，此时有一位身着白衣的姑娘，坐在潭边的石块之上，她脱掉鞋袜，将一双白如羊脂的玉足伸进潭水之内，口中轻轻哼着歌曲，神情显得十分愉快。

这位姑娘是有几分野性的，否则他怎会把脚丫子伸到饮用的水源之内！

自然，这位野丫头必然是那神秘的白衣姑娘费玲了，除了她，谁敢在这儿赤足弄水？

只是她如此一来，可就犯了众怒，试想铁鹰堡的老老少少全都要喝她的洗脚水，他们会忍下这口窝囊气？

她全然没有顾虑这些，口中依然在哼着曲子，双脚不停的拨动，将潭水激起一圈圈的涟漪。

此时她太高兴了，太高兴的人往往会犯因疏忽而导致的错误。

这是无心之失，她并不是存心要铁鹰堡的人喝洗脚水，因为她是外人，不明白此地的一般禁忌。

不过这种触犯众怒的错误，是很难加以分辩的，除非不

叫铁鹰堡的人瞧到，否则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。

不幸的是她偏偏叫人瞧到，而且瞧到的人竟有三名之多。

“啊！费姑娘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说话是来人之中的一个，他是二少堡主郭子孚，其余两位是郭子铉及郭子屏，这三位时时追逐于费玲石榴裙下的少年，此时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全是一付不知所措的神色。

半晌，郭子铉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快起来，费姑娘，这是咱们全堡饮用的水源，绝对不能弄脏的。”

樱唇一撇，费玲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儿弄脏了？我的脚比这儿的水还要干净，不信你瞧瞧……”

左脚一挑，柳腰一拧，一片水珠向郭氏三兄弟洒了过去。

郭氏兄弟没有躲过，溅点水珠本来算不了什么。

其实他们是无暇躲避，也不愿意躲避，因为他们瞧到了一个奇景，目注神专还来不及，那里会在乎几滴水珠。

他们究竟瞧到了什么？会弄得这般魂不守舍似的。

那只是一条玉腿，但却艳光四射，美绝人寰，当费玲拧身挑腿之际，白裙叉开，春光自然要外泄子，它使得这三位沉湎于美丽幻想中的少年，大大的开了一次眼界。

他们这一失神不要紧，但听得“扑通”几响声中，竟然被人击下水潭，兄弟三个全都成了落汤鸡，这实在窝囊已极。

不过他们毕竟是受过良好家教的少年，在哑然一笑之后，只好自认霉气。



“费姑娘，你太过分了……”

“哦，我那儿过分了？你说。”

“你心里应该明白，还要我抖露出来？”

“鼓不打不响，话不说不明，你如果不作一个交代，我可依不依。”

责问费玲的是郭子羽，他正巧在水潭邻近的树林中漫步，适才的一切他瞧得明明白白。

他现身拦住费玲的去路，想不到换来一阵呵责，人家姑娘不讲理，他却不愿跟此等人纠缠不清，因而哼了一声，迳自转身而去。

“站住，侮辱了本姑娘还想走，那有这么便宜！”

啊！顺着竿儿往上爬，这简直是得寸进尺嘛！泥菩萨也有三分火性，这那能不逗起郭子羽的怒气！

身形霍的一转，郭子羽冷冷一哼道：“你待怎样？”

“很简单，跪下来让我赏你两个耳刮子。”

“你敢……”

“我为什么不敢？哼，你们兄弟之中，就数你最为神气，我今天非治治你不可。”

“哦，怎么治法？请命题。”

“你是想跟我交手？嘿嘿，别以为你们铁鹰堡有什么了不起，依我看，你们不过是一群井底之蛙罢了。”

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

“暂时是说完了，你出招吧！”

“我不想占女人的便宜。”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接招。”

纤掌急吐，来势若风，速度之快，宛如电光石火一